

斩 栾 平

(学习革命样板戏曲艺专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39

0

5

目 录

斩栾平(山东快书).....	1
闸上风云(山东琴书).....	14
情深如海(短篇弹词).....	21

斩 栾 平

(山东快书)

(根据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场改编)

冯广月 张定华 陈增智

解放军，转战南北战旗红，
追剿队，林海雪原立奇功。
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配合野战军，坚决粉碎美蒋进攻。
在夹皮沟，发动群众待命出发歼灭座山
雕，
为内应，派出了侦察英雄杨子荣。
杨排长，为剿匪先把土匪扮，
似尖刀插进了威虎厅！
年三十，安排妥为座山雕送终的百鸡宴，
已经是傍晚六点钟；
他在威虎厅外挺身站，
抬头望，咦！白雪皑皑盖群峰。
心中想：战友们接到情报已出动，

按计划，必是急速前进在途中；

我必须在约定的时间点信号，

把这匪窟，里应外合一扫平！

杨排长越想越激动；

忽听得背后有人叫了一声；

(白)“九爷！三爷有请！”

“什么？”

“三爷请您！”

“嗯？噢，头里走！”

杨子荣大步跨入威虎厅。

走进山洞四下看，

嗨！与往日气氛大不同；

八大金刚两边站，

一个个面带怒气不吭声。

这一个，歪着脑袋撇着个嘴，

那一个，腆肚子叉腰瞪眼睛。

靠一头坐着匪首座山雕，

这家伙活象一只猫头鹰。

杨子荣，顺着群匪的视线看过去，

哟！见一人在旌幃里，侧楞着身子背着
灯。

(白)“嗯，有来头，要注意！”

扭脸抱腕在当胸；

“三爷，一切都安排妥当啦。”

座山雕，把两只小眼一眯缝：
“老九，你看看谁来啦？”
杨排长再一看那人吃一惊：
(白)“怎么！栾平？”
匪首许大马棒的联络副官就是他，
奶头山被俘押在我军营中。
他必是越狱潜逃到此地，
继续作恶把是非生。
我曾经亲自提审过栾平好几次，
再改扮，他也能认出我是杨子荣(啊)。
共产党员，个人安危无所惧，
可决不能让原定计划遭到破坏落了空。
党给我智慧给我胆，
我必须大胆，谨慎，主动进攻！
想到此，照着栾平背上拍了一掌，
故意地就把大哥称：
“噢——！原来是栾平栾大哥，
想不到咱们在这儿又相逢！
哎，你不是投奔侯专员了吗？
我胡标祝贺你高升！”
杨子荣就这胸有成竹一句话，
就把个被动局面给拉平(啦)。
座山雕说：“栾平，侯专员给你个什么官
啊？”

众金刚随声附合乱讥讽：

（白）“八成当上团长了吧！啊？哈哈哈！”

栾平一听胡标在此猛一愣：

不对呀，胡标他还在共军监狱中（啊）！

纳着闷抬起头来看，

啊？！当时吓得一“激灵”。

见此人：身躯挺拔如松柏，

精神焕发脸色红。

头戴一顶貉绒帽，

身披大氅好威风；

红艳艳，右肩左斜值勤带，

二十响——大肚匣子别腰中；

闪烁烁目光似利剑，

威严正气令人惊。

栾平一见这双眼，

一下子认出杨子荣。

心里说：“为什么他也登上威虎山？

噢，不用说，他是来假冒胡标作内应。

今天栾平我来了，

叫你们的计策行不通！”

这栾平得意忘形露奸笑：

（白）“嘿嘿嘿，好一个胡标！你……你不是……”

杨子荣，当机立断大喝一声：

(白)“住口！我不是？是我的不是，还是
你的不是？

我胡标向来义气为重，
不象你，姓栾的做事太无情。
想当初，我劝你投靠三爷崔旅长，
你偏要到侯专员面前献图去讨封。
就算是，人各有志不勉强，
你不该，恶语伤人太难听。
你倒说：座山雕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八大金刚，是一群耗子想成精；
你自称是凤凰单把高枝占，
侯专员才是树大根深有前程。

(白)这不怪我不义气！”

杨排长，使了个一箭双雕激将法，
匪金刚，当时把眼都气红(了)。

座山雕“嗷”地一声猛一蹦，
离地三尺还挂零；

暴跳如雷把眼瞪，
恶狠狠地盯栾平……。

杨子荣一看激将的办法起了作用，
步步紧逼不放松：

“姓栾的！今天是三爷五十寿诞日，
你要说废话没人听。”

座山雕说：“对，少说废话！我只问你干

什么来了？”

“我投靠三爷改换门庭。”

杨子荣倒说：“你撒谎！

你不是在侯专员那里讨过封(了吗)？

姓栾的快说实话吧，

侯专员派你来干什么营生？！”

(白)“对对对！”

“说！”

“讲！”

“快说！”

——八大金刚乱哄哄。

问得栾平难答对：

(白)“我……我不是从侯专员那儿来！”

八大金刚骂栾平：“嘿！……

这小子，刚才说过的话，

这会儿又想推干净。”

(白)“转眼不认账。”

“真不是玩意儿啊！”

“哈哈……”

栾平想：这帮混蛋真要命，

死到临头还瞎嗡嗡。

尖叫一声：“别笑啦！你们都中了奸计了！

(白)他不是胡标！”

“什么？”

“他是个共军来冒名！”

(白)“啊！”

匪金刚闻听一阵乱，

“噉味喀嚓”掏武器对准杨子荣。

杨排长英雄壮志撼山岳，

临危不惧多镇静。

想起了党寄托的希望比山重，

想起毛主席，心中一轮红日升，

想起了被压迫的阶级兄弟千百万，

一颗颗火红的战友之心暖在胸。

想起那胜利的红旗飘四海，

敢闯剑树和刀丛！

你看他，面不改色心不跳，

豪放的笑声震荡威虎厅：

(白)“哈哈哈哈！姓栾的，你说我是共军，就算我是共军。

现在，你当着各位老大的面，

把我这个共军的来历快说清！”

座山雕说：“对！你怎么跟共军认识的？

你怎么知道胡标他是来冒充？”

(白)栾平说：“他……他……”

“他怎么样？”

“他……”

憋得他张口结舌脸发青。

(白)怎么啦?都知道座山雕最恨的是叫
我们俘虏过的人。栾平想:说实话
不是挨刀砍,就是挨枪崩。他要一
刀砍了我,我不是就没有脑袋了吗?

他越想心里越害怕:

“他,他……”他连句整话都说不清(了)。

杨子荣把敌人贪生怕死的本质早看透,
抓住破绽猛进攻:

“三爷,姓栾的吞吞吐吐前言后语不搭茬
儿,

必有鬼胎在心中,

八成他是投降了共军来施离间计,

派他来搅乱威虎厅!”

栾平闻听一哆嗦:“啊?!”

他的事反倒扣给我栾平(了)!”

说:“不!三爷,没有,没有哇!”

杨子荣说:“栾平!你休想要滑来狡辩,

你的阴谋诡计我早看清,

你踏破山门留脚印,

想把共军引进威虎厅。

(白)三连长!”

“有!”

“快严密警戒加岗哨,

什么时候撤岗听命令!”

(白)座山雕说：“对！没有老九的命令不准撤岗！”

“是！”

匪连长复诵了一遍跑出去，

座山雕起身离座抓栾平。

扑通通把他摔在地：

“你这条狗简直要发疯！

前者，你拉着老九去投侯专员，

现如今，又把离间诡计生。

你还想把共军引上山哪？！哼哼！

我崔某岂能把你们容！”

栾平他，哆里哆嗦趴在地，

见座山雕满脸杀气凶。

他又急又恨又害怕，

声嘶力竭喊了一声：

(白)“三爷！他不是胡标，他真是共军哪！”

杨子荣，一看他垂死来挣扎，

心里说：我要速战速决不能再磨蹭，

百鸡宴不能往后拖，

必须按时把全山匪徒都集中，

要牢牢掌握主动权，

就得先除掉这条害人虫。

(白)想到此，说：“姓栾的，你真狠毒！”

你想借三爷的刀杀掉我，
悔不该，白松湾喝酒时我没有一刀宰了
你栾平！

三爷！我胡标一向不受小人欺，
为了您，我才得罪了这个狗畜生。
你要拿我当共军，
就立刻处置别留情；
你要拿我当胡标，
就马上放我下山峰。

（白）今天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留他留
我，三爷，你随便吧！”

边说着，撩开大氅一伸手，
“刷——乓叭”，值勤带就往地上扔。

座山雕被弄得茫然失措把眼瞪，
又听见，众匪徒一片挽留声：

“九爷千万不能走。”

“老九走了可不行。”

（白）“三爷，老九不能走！”

“九爷不能走哇！”

把威虎厅，简直吵成个蛤蟆坑（了）。

杨子荣根本不理睬，
故意地叉腰挺胸把气生。

不得已，座山雕亲手拾起值勤带，
恭恭敬敬双手捧给杨子荣。

“呵呵，呵呵，老九，你怎么耍小孩子脾气呀？

谁不知，你为咱山寨立过功？！

三爷不会亏待你，

戴上，戴上！我怎能留他只兔子放走鹰？”

杨子荣心说：“你以为我是真要走（哇）？

笨蛋！我走了谁要你的命（啊）！”

栾平一看不对劲儿，

坏了，现如今我浑身是嘴难说清（啦）！

……哎，我不如暂且认下他，认下他，

认下他，才能死里求生反守为攻。

（白）我求三爷：“三爷！三……”

“哼！”座山雕袖子一甩回座位。

（白）“胡……胡标贤弟！”

杨排长昂首挺立不作声。

无奈何，他在杨子荣脚下双膝跪，

两只手，在自己脸上左右开弓，

“胡标贤弟，我不是人！我该死！

我不该血口喷人咬弟兄！

（白）胡标贤弟！”

把两边腮帮都搥肿（了）。

杨子荣见时机成熟不怠慢，

（白）“弟兄们，时间到！准备给三爷拜

寿！”

众匪徒早就等吃百鸡宴，

一提醒，都齐打呼地骂栾平。

这个说：“三爷！您五十大寿来了这个丧家狗。”

那个说：“三爷！挺好的日子让他搅得乱了营。”

“三爷！留着他不于咱山头不利！”

“对！趁早儿宰了这个丧门星！”

“啊！”栾平当时吓破了胆，

四条腿乱爬求饶命：

（白）“各位老大，胡标贤弟，各位……三爷！”

就听见座山雕一阵怪笑一摆手：

（白）“哈哈哈哈！”

“啊——！”

“宰了他！”

“是！”

匪徒们往外架栾平。

杨子荣倒说：“把他交给我啦！

我的枪一响，你们就快点明子快掌灯。”

（白）“好，就听九爷您的了！”

杨子荣，把吓瘫的栾平拖出厅外西南角，
枪口对准他的后胸，

说：“栾平！你为非作歹几十载，
血债累累罪难容，
我代表人民处决你！……”
“噹，噹噹！”枪声响，栾平来了个倒栽葱。
枪声中，山内外齐把信号点，
追剿队，按信号直捣威虎厅；
杨子荣，威虎厅内显身手，
迎来了战友们胜利会师凯歌声。
杨子荣壮怀革命志，
迎来了深山太阳红！

闸上风云

(山东琴书)

(根据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选场改编)

卞 放

(表唱)九龙江水波浪翻，

公字闸，巍然屹立大江边，

江水英带领群众拦江送水，

龙江风格到处传。

自从那大坝筑成江水改道，

江水英率领突击队后山去支援，

在江村阿坚伯与社员们日夜奋战，

这时候李志田来到公字闸前。

(表白)李志田上山砍柴，回到了江村，见江水继续

猛涨，秧田已经进水，又受到阶级敌人黄国忠

的煽动，轻信了他的流言蜚语，竟不顾旱区无

水的危险，奔到公字闸前，就要关闸断水。只

听背后有人喊道：“志田！不能关闸！”党支

部委员阿坚伯赶到闸前：“志田！你刚刚回

村，不问情由，为什么就要关闸断水？”志田说：“阿坚伯，再不关闸，江水就要漫过堤岸！这房子、庄稼就都被淹啦！”

阿坚伯（白）你闸门一关，后山的几万亩大田就要旱死！

李志田（白）我听说江水已经流到后山。

阿坚伯（白）这是谁说的？

李志田（白）黄国忠。

阿坚伯（白）别听他的胡言乱语，这闸门万万关不得呀！

（唱）关闸门，旱区损失太严重！

李志田（唱）不关闸，咱村损失谁承担？

阿坚伯（唱）支委会决定莫违反，

李志田（唱）紧急中我有决定权。

（表唱）说着话，李志田冲向大闸要动手，

全不顾阿坚伯再三阻拦；

江水眼看要切断，

突然间，江水英出现在闸桥上边。

江水英（唱）不能关，关闸断水源责任大如天！

李志田（白）水英，你回来得正好，你知道吗？

（唱）你家的房子已经进水，

眼看这五百亩秧田也要被水淹！

江水英（白）那你说该怎么办？

李志田（唱）要我说立即关闸保护堤埝，

（白）再一说那旱区不是已经……

江水英（白）那旱区还有七万亩土地——